

乌鸦的黑

(外三首)
唐璐(广西)

必须得承认,我们检索到
那些灰暗的历史
纯然的原色,不是它
该承受的过错
一生,它就背上了那个咒语
无法翻身
乌鸦,有无法刷去的清白
有不可抹掉的黑锅

一条浅浅的河流

不到四月,河水就长满了
淹不住两岸鼓起的蛙鸣

寂寥的故乡,河水很浅
小小的游鱼,远远就看得一清二楚

下游,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
在不一律地流淌

那些卷起的浪花,一朵朵
顺淌而出,顺水而下

就像我跌宕的人生
等待
无数的揣摩

工地上,瞌睡的兄弟

对于一整天繁重的劳作
他们妥协了工地上的瞌睡
渐渐泛白的头发里散落的泥灰
和工作服上布滴的汗迹
诚然,那嘴角关不住的水
更不需要忍住什么忌讳

一个乡村的身体就这么单薄
从侧面看
似乎可以把新声放小一些
把头靠着头放置一些
而那些牵挂着的东西
在他们的心里
一直,把一碗水端平

搬运工

一直到后来
我才真正注意他们
镜头里,晃荡的
多是这些影子
要么,载着三轮的
要么,披肩彩装的
枯燥的守候
考量了他们的耐心

从早到晚
盘算的,都是
一切的付出
不管伤痛与泪痕
不管困苦与喘息
心里总默默地,默默地承受
每一次赶场的活路
可看见,他们欲动的身体
被淋漓的汗水
不断抽空

那些深了的夜晚
他们仍然徘徊
在十字路口
等着雇主的召唤
像最后要点亮了黑夜
才有了自己的路
回家

我的姑父

思衣谷(广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
深圳沙井上星村向西路
古村落里有一个治安人员
不是他玩忽职守,也不是他不称职
相反,他是爱岗敬业的
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地人
下岗了

他带着黄皮行李来到我家
温文儒雅,高大魁梧
他温柔细声诉说下岗一事
也会不慌不忙
平静地与我玩耍,聊天

后来,人口普查
他被派出所带走
又放出来了

再后来他患了病
头发由稀少到没有
高大魁梧到瘦骨如柴
咳嗽吐痰不止
他的西装革履都封尘了
但都不忘
自己或者托人给我家送礼

农历庚子年二零一零年腊月初十
他在抗击病魔中去世了
这时深圳沙井上星村向西路
一个古村落里
早被征收,被钩机夷为平地
消失不见了
那个曾经敬业的治安人员
也随着钩机
入土为安 消失不见了

拾梦重阳秋意浓

张青(广东)

猪年年末,卧床三年的妈妈病情危重。
其时,网上关于新冠疫情的消息满天飞,举国上下,人心惶惶。除夕之夜,我独自守着病重的妈妈,心境悲凉。第一次觉得,偌大的世界,好像与我无关,我和妈妈,宛如风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随时可能倾覆。
大年初一,我实在难耐煎熬,子夜时分,将妈妈送到了医院。
自此,在ICU,妈妈开始了长达四十九天的孤独之旅。疫情所致,咫尺天涯,无法探视。我至今也不知道,送她去医院究竟是对还是错。

漫长的四十九天,我不只是心疼,连心脏都疼。白天,焦虑和绝望撕扯着我的心,令我惶惶不可终日;夜晚,我靠安眠药勉强入眠。妈妈病逝期间,我做了四个梦,记录如下。

2020年3月4日凌晨梦境:
晚上,我在一条上坡的路上独自行走,路灯昏黄。这条路,有点像我老家州医院里面的一条路,因为父母住在医院大院内,所以也是回家的路,同时又有点像公园里我日常散步上烈士陵园的那条路。听旁边两三人喃喃咕咕:“前面是不是鬼呀?”我一看,前面有人影,只有下半身,没有上半身,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追了几步,人影一下站直了,原来是我高中同学刘君。我说:“你干什么呀?”她笑着说:“我弯腰走路呀!”像是在跟我开玩笑。

自我解梦:
刘君是我高中同学兼好友,在老家州医院做护士。1998年妈妈第一次腰椎手术就是她帮忙联系的医生,而妈妈这次卧床三年,起因也是腰椎骨折。

商海弄潮

从夏天出发(组章)

聂顺荣(云南)

从夏天出发

走过繁花似锦香气袭人的春天,带着春姑娘的嘱托和春意,时光步履匆匆,一眨眼就飞身跨入夏家的门槛,走进夏家的大院。

从夏天出发,一阵急雨就可以清凉脸颊滚落的汗珠里的梦,一缕清风就可以扫除身心囤积的疲乏和困倦,一脉墨绿就可以慰藉和拯救一个孱弱的灵魂,一片蛙声就可以将静谧的小村庄送进一场甜蜜的梦乡之旅……夏天的一草一木都绿意盎然苍苍翠翠葱葱郁郁,一枝叶一叶都生机勃勃苍劲有力油光闪闪。

从夏天出发,我们不畏惧太阳的灼热,不害怕积雨的云层,不打消劳动的念头,不停下手中的农具,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幸福来之不易,生活就意味着必须挥洒汗水,不停地与时间赛跑与时间交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有限的生命,才能在秋天的画框里满脸铺展笑容,才能不带着遗憾和悲叹步入暮年。

从夏天出发,不再去回望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不再去追忆斜风细雨雨山欢水笑,我们一如既往地步伐铿锵,一心向往沉甸甸的秋天,向往岁月枝头结出的飘香瓜果,向往秋光里醉人的诗情画意。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寻找,夏天处处是希望是风景线;只要我们舍得交付,夏天的每一个角落都会飘荡起醉人的歌声。

不必打点行装,为了秋天的收获,我们素面朝天,从夏天出发。

激情澎湃的夏天

如果说春天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那么夏天就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男子。

夏天,时时处处激情昂扬。从早晨开始,夏天就释放出无限的能量,释放出无限的激情,鸟儿站在树梢拍打翅膀,礼赞着夏日最美好最清凉的时光;静止的植物站直腰杆,用绿叶的手掌托举出一派

冬之书

时令,冬日,渴望一场雪。
可是,一连几天,老北风啸叫着,恶狠狠地挥舞着鞭子,落叶被驱赶着四处流浪。

天空高远。
阳光白亮亮的,田野空旷,收割后的庄稼地,秸秆、枯叶、碎屑,一片狼藉;翻垦后的土坷垃,坚硬而突兀,捂着春天的火焰;百草已经枯萎,白茫茫一片;小动物们,已经无影无踪,甚至看不到一只小小的昆虫,也不见贼眉鼠眼的灰地鼠;倒是麻雀,乌麻麻的,它们噪着“叽叽喳喳”的方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谈笑风生;一群乌鸦,黑压压的,有时在空中盘旋,有时在枯草中安然觅食,它们“哇,哇”鼓噪着,仿佛歌者,仿佛天马行空的好汉。
寒风凛冽,一地白霜,这些生命的盐分,从天而降,又在白化花的冬阳下,渗入大地的血脉。

渴望一场雪。
雪是大地的精灵,是梦中的蝴蝶;下雪了,我以飞舞的雪花,在无垠的天空,书写人间的狂欢。

冬之语

天苍苍,野茫茫。
白霜过境。朔风肆掠,到处是枯枝败叶。

梦见半身人影及刘君,皆与妈妈的腰椎间盘突出相关。同时,家,烈士陵园,上坡(俗称送葬为上山),则寓意妈妈即将叶落归根。
2020年3月5日凌晨梦境:
假期,我跟女儿来到我工作的学校,给我栽的两棵树浇水。一棵矮胖的树被人移栽到了角落,我担心它死了,但它只是树梢折断了一点,树干树根都还结实。原来的位置,有人栽了一棵小一点的树,跟我栽在羽毛球场边的瘦高的树相呼应。我浇水时不经意一抬头,看见瘦高的树结了一串串红黄相间的小樱桃,晶莹剔透,一只蜂鸟似的小鸟正在调皮地啄食,光影闪烁,像童话一样。我赶紧拿手机拍,但黄昏瞬间来临,光线暗了。

自我解梦:
矮胖的树是妈妈,进ICU犹如被移栽到角落,当时妈妈已经做了气管切口,因此树梢折断了,好在生命体征稳定。小一点的树是年后赶过来的保姆,瘦高的树是爸爸,他状态不错,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听妈妈说,从前,外公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看来,妈妈真的打算回儿时的家了。

着颂美着走下去,直抵初秋的门槛,直达幸福的港口!
感谢夏夜的繁星,给我们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童话;感谢夏夜的蛙鼓,给我们演绎一支支美妙无比的乐曲;感谢夏夜的凉风,给我们朗诵一首首撩人心扉的诗歌。

走进夏天

夏天还没有收起姹紫嫣红的画板,一股热浪就携着夏天闯进人间。

走进夏天,大地的表情更丰富更招人喜欢了。太多太多的花枝卸下一袭蓂芳芳的锦绣,换上一粒粒青青的果儿;田畴里的庄稼开始扬花、抽穗,律动出醉人的旋律。

阳光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扎眼,愈来愈火热,每一棵树都在默默地接受阳光的检阅,仿佛过了这一关,树才能将绿色的大伞举得更高更远。而那些阳光下的小草似乎已经难以正常呼吸,它们耷拉着脑袋,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走进夏天,山坡上的诗意更加繁茂了,蔚蓝的天空更加深邃了,河流的速度更加缓慢了,似乎连时光的脚步也突然间变得笨拙了,有时候甚至就是停止了。

夏天本是通达秋季的一个客栈,没有夏日的历练和考验,就没有秋天的瓜果飘香金黄璀璨。走进夏天,我们就走近了秋天。

乡村夏夜

此起彼伏的几声狗吠喊来了满天繁星,几缕凉风抽去了残余在大地上的热,几只沉不住气的蟋蟀开口说出了内心的秘密,几粒昏黄的灯火点亮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游子回乡的路。

田野,丰收在望,稻香弥漫,濡染着身披月华的村庄;村庄,坐在夏夜,黯然神伤,像一眼里盛满孤独和痛苦的留守儿童。

年边的各爷奶奶,四眼黄昏花,在豆大的油灯下守着孙女未完成的作业,门檐下的那只狗已经无法与时光抗衡,伸长四脚沉沉睡去,窗外的世界已经渐渐坠入夜的陷阱。

此时,风声很紧,一阵阵稻穗击掌的响声越过黑夜穿窗而来,村里零星的灯火愈来愈暗,屋顶也愈来愈低……

大地苍茫(组章)

秋石(安徽)

牧羊人,已经久未现身,草丛中遍布坚硬的羊蛋蛋。没有信天游,也没有古老的传说。

白芦花摇曳,一丛又一丛,一片又一片,它们桀骜的姿态,是这个凛冽的冬天,唯一的原风景。麻雀是一群放荡不羁的家伙,它们叽叽喳喳的,像风,从天空中呼啸而来,又翩然而去。

幽蓝的天空,风呜呜的,田野空寂到令人窒息。
终于,来了几只花喜鹊,它们喳喳地叫着,让空旷的田野一下子热闹起来。

它们一会儿洒落枝头,一会儿在荒草中漫步,优哉游哉。

远处,一只鸟巢,黑乎乎的,在高高的树枝上,仰望苍穹。

忽然听见母亲念念有词:“喜鹊叫,喜事到。”

“是真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了问母亲。
“真的,你爸爸打来电话,腊梅花一开,就到家啰!”

冬之韵

对视与聆听(组章)

刘德印(河南)

对视

四月的枝条上挂满一串串紫色的风铃,摇响阳光的笑和嗡嗡的蜂鸣。

柔软的身身写出向上攀爬的稟性,缠绕的力道彰显与岁月的爱恋纠缠不清。

玲珑的嗓音沾满铜质的磁性,紫色的唇也能把清明雨吻得滴滴传情。

身着紫色裙装的一个个尤物,面对四月的舞台,着急粉墨登场。阳光雨泼洒的水印,愈加重了紫的温润和色的亮丽。

时间的夹缝里你游刃有余地活出一种命运的哲学,稚嫩的脸颊延伸的不是懦弱、胆怯。

紫藤,你把生存法则细细揣摩,收敛张扬的棱角,量身打造成柔的风骨、缠的愿景。

即使给我一根桩,我也能让她长出一株花树。紫藤如是说。

紫藤,在与你的对视里,我破译出你心底设置的密码,聆听到你行动的足音踏出铿锵的韵律,你精心抚育的花朵让我感悟到绽放的疼痛,分焕出幸福的光芒。

紫藤花释放的清香在四月的巷道里飘出的意象,宛若一群紫色的蝶扑打一双翅膀飞出我的眼眶。

聆听

树林。幽径。拱桥。流水……
蓝天。白云。花香。鸟鸣……
苍挺虬枝的古槐撑起初夏的静谧与安宁。

太阳悄无声息地挪动着脚步,像猫样踽踽独行。

突然,似是领唱的一声鸟鸣从树叶的缝隙间闪电式地窜出,于是,鸟鸣编织的网,网住了树叶的掌声以及太阳落在树冠上惊诧的颤动。

一位身穿玫瑰红连衣裙的少女,像一株可人的牡丹斜依拱桥的栏杆,凝神聆听,想从天籁的音韵中找出不和谐的漏洞。

快门框定的造型,仿佛劫持少女的矜持。

若憾,无地自容。我为自己唐突的行为和羞愧内疚的心情,买单。

她依然聚精会神在聆听,似是一朵花在听另一朵花绽放的玲珑。

鸟鸣

鸟鸣似一把金属的钥匙,打开了清晨惺忪的锁头。

悦耳的鸟鸣在时间的切面上,钟磬悠扬,笙箫和鸣。

具有某种穿透力,将粘满韵律花粉的音符,馈赠给黎明、村庄、心灵、牧场……

有小鸟飞翔,就有浓荫生长的葳蕤;有歌声的厅堂,就有音乐绽放的激昂。

沿着鸟鸣的走向,采摘枝头清露的芬芳,润泽大自然焦渴的心房。

存心与鸟儿交流,但声韵却不在于一个节点上,就像我读出的诗歌,鸟儿却押不住韵脚的起伏与跌宕。

把歌种植耳窝,把曲播在心上。鸟儿展开飞翔的翅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歌唱,在蓝天、在林梢、在峡谷、在晒场……

像要走到地心深处。不知走了多久,台阶转弯处出现了一间关着门的工具房,门口有一点空地,担架停了下来。下面的台阶更陡了,有人在大声争吵。我一看,担架走不了了,我得下来自己走。看看又窄又陡的台阶,我不想走,抬头看看来路,也回不去了。这时,我突然火光了,说:“我都快死了,你们偏要折腾我!”

自我解梦:

在梦里,我模拟了妈妈在ICU的心路历程,同时,对送妈妈去医院的做法,产生了自我怀疑。

曾经看过电影《寻梦环游记》,片中说:“生者与死者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亡灵节时,逝者可以踩着金盏花桥去探望生者。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遗忘,当世上没有一个活人能记住你时,这才是终极死亡。”

妈妈,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你就可以天天回家了。

因为,你离开的每一个日子,我都想着你,无一例外。

适逢重阳,心又戚戚,山川寥廓,山叶秋风。远方,“咕咕——咕”的鸟鸣,仿佛来自上古,令人闻之思归,你跟我说过,那是斑鸠的叫声。送你上山的那一天,我也听到了这叫声,如今听着它,不知不觉秋意浓。

妈妈,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吗?

哪怕羽毛被时间拔得精光,而清脆的鸟鸣在心底毅然发出金属的铿锵。

河流

故乡的河流被我搬运到纸上,权作一条蓝色的长围巾,为我过冬取暖。

河水清澈,微风吹动涟漪,摇晃我年少的欲望。

盛夏,河是我们免费游乐的浴场,扎猛子,打水仗,若一条条翻起浪花的鱼,打湿了浣洗衣裳的村姑,羞红的金铺满欢乐的河床。

秋季,捕鱼捞虾,捡拾卵石贝壳,丰富年少的娱乐,为贫穷的梦补白。

水是河生存的血脉,流淌是河流的生命。

一朵浪花追着一朵浪花的欢笑,一波涟漪叠着一波涟漪的波光,河知道:水一旦停止流动,也就昭示生命的死亡。

水草、芦苇跳出河流优美的舞蹈;水鸟、青蛙唱出河流欢乐的歌谣。

岸约束了水的自由,是水流动的模式;水澎湃了岸的禁锢,是岸生存的依托。

没有岸的河流是一片湿地;没有水的河流叫一道伤口。

渡口

玫瑰红的月亮,潜游在琥珀色的涟漪里,醉成一朵羞涩的睡莲。释放片刻的懒散、悠闲。

头顶冷露的芦苇,萧瑟着还在一丝绿意里留恋、缱绻。

风的哨音押着绿波的韵脚,徘徊侧拥。

野渡的小舟,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解开漂泊的缆。

残阳,一只水鸟在牛背上激情地唱晚。

调皮的风将失色的芦苇蹂躏成潦草的一幅水墨。

暮色暗合。

一盏忽闪的马灯灼燃渡口的寂寞和孤单。

渡口,既是摆渡心灵的起点也是终点。

芦苇

芦苇弓着腰身,艰难地支撑着水鸟啾啾的重量。

鸟鸣引领风穿越狭窄的缝隙,激起苇秆一阵阵强烈的驱动。一抹月色从簇拥的芦苇丛里侧身走出来,想伸展水褶皱的皮肤,触摸辽阔远方有些力不从心。

露重霜浓,濡染秋心的寒。

一枚羽毛掠过带露的苇梢,逆向追思温情的怀抱,留下美好时光的思考。

河流中的石头,禅坐如佛。脚下的每一粒细砂,用搬运的思绪,碰撞、磨砺,内心深处贮藏沉重的忧伤。

将一把秋风拧成一股硕大的鞭子,不经意间抽疼时间的脊梁。起伏的芦苇用狂放不羁的心态,书写性格的粗犷和豪爽。

一只水鸟,就是一粒水墨,点缀夕阳西下的冷落;一杆芦苇,就是一支毛笔,绘就旖旎风光的苍翠。